

第五集

現代最佳劇選

民國書局刊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每册二十八元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編選者
出版者
發行者
經售者

昌言

現代戲劇出版社

國民書店

光明書報社

現代最佳劇選 第五集目次

孔雀東南飛（三幕劇）	袁昌英	（一）
被摧殘的生命（二幕劇）	楊揚	（四）
湖上的悲劇（一幕劇）	田漢	（九）
另外一羣（一幕劇）	李健吾	（二二）
瑪琳（一幕劇）	梅朗珂	（二五）
未婚夫妻（一幕喜劇）	陳白塵	（二九）
一幅喜神（一幕喜劇）	宋春舫	（三三）
求婚（一幕喜劇）	柴霍甫著 平羣改譯	（三八）

孔雀東南飛

人物

焦母

蘭芝

仲卿

小妹

姥姥

媒婆

花兒

使女

時代

東漢

佈景

袁昌英

人物的服裝以及屋宇器具俱按時代設備

第一幕

仲卿未婚前的臥室。

室中滿鋪草席。矮小的牀榻擺在正面右角。室中間有小圓案，案上擺着茶具。矮小的坐榻散置各處。靠左壁有一二小衣箱靠右壁有方案，上面置書籍筆墨及一面鏡子。門在右壁前。

仲卿此時年紀約二十多歲，生得圓面方額，個體俊秀。

暮起時，他卻神態懶倦，容顏憔悴，他穿的一件家常便服，躺在榻上輾轉不寧地在翻閱一書。既而將書扔在一傍，爬起身來，坐在榻沿上，口裏沉鬱地——

仲

天呵！這是過的什麼日子？這就是生命嗎？生命就這樣的嗎？病病三個月的長病，好像天地間就只有病了！（以手撫其額，沉思半晌。既而癡癡地企望着空中出神。）可是……

（忽又喜形於色，從胸上摸出一隻香囊，拿在手裏賞玩一番後，送到唇邊作一度消魂的長吻。）

可愛的人兒，我何時可以見你呢？……日子彷彿老過不了呵！一年換一年……是我生日你家送來的鳳袍，我還沒有試過哩！（將香囊插入原處，兩腳跨下榻，蹣跚到簾前，敞開箱，從

裏面取出一件藍綢繡白鳳的大袍。喜洋洋地穿上，從書案上取了鏡子，對鏡自賞了一番，忽然右手在袖內觸着一件什麼。忙將大袍脫下，將右袖翻轉，祇見袖面輕輕釘上一層竹紙。他將竹紙扯下，一條粉紅色的肚帶掉在地上。他興奮地趕忙拾起一看，上面繡着一對鴛鴦戲水，極其玲瓏可愛。他把帶兒親了又親，吻了又吻。難怪人家都說你聰明！難怪人家都說你窈窕！這對鴛鴦豈不就是將來的你與我嗎？我……我的……噫！時間怎麼過得這樣慢呵！這種閒日子怎麼過法呵？媽，我的媽，你要是知道我的心思，我何嘗有什麼病。做母親的怎麼這樣不清楚……天呀！何不助人一臂！忽又拿着帶兒狂吻，興奮得幾至於昏倒於地。陡然聽得外面有腳步聲，忙將愛物塞入箱內，翻身往被內鑽去，口裏裝出怯怯微哼之聲。隨着腳步聲進來的是個三六七的中年婦人，面目蒼白，容顏慘淡，眉宇間現出一種憂慮情形。她捧着一碗熱氣騰騰的水藥，走到楊前。

母 兒呀！你今天可好點？這個大夫的藥又喫了三劑了，也還不見什麼效驗。長此下去，真可悶殺人呵！來！起來！把這碗藥喝下。

仲 （轉身向母，止住一包酸淚似的。） 媽呀！我真不要喫這勞什子的藥了。三個月以來無時無刻不是藥。我想探盡天下的藥來給我吞下，我的病也未見得好。

母 病了，祇有求救於醫藥，以外還有別的法子嗎？

仲 我無論如何不喫藥了，要死就死去！

母 （一陣傷心淚直湧上來）我的兒！這話怎麼出得你的口？（拭淚）可憐我十幾年的守寡，

守着你這條命根！這句話怎麼出得你的口？

仲 （頓化）媽呀！你莫哭，我喫藥就是了。（掙起身來喫藥）

母 （溫柔慈祥地摸摸他的髮）這就是我的好兒子了。

仲 （喫完藥。母親按着碗，置於小圓案上。）媽……（既又默然）

母 兒呀！（又摸摸他的髮）你這髮比誰的都青，比誰的都光澤。

仲 （向母微笑）幹麼比別人的不同呢？

母 我的兒子的自然比別人的不同，傻瓜……其實也是我對於你特別用心。誰家的孩子

有我的那樣撫養得好？自你爸爸去世，我又沒別的事好做，我的全心全力都用在 yourself

上，一天到晚就祇顧着你的美。你的這腦頭髮自小就是用一種百草精的香料潤澤出

來的。

仲 謝謝媽媽。媽媽有了我和妹妹也夠淘氣了。現在我們可省事多了。

母 你妹妹不算事，女兒到底溫存些。淘氣的就是你。現在雖然省事些，可不是有些時候也一樣的淘氣。

仲 （微笑）像剛纔不肯喫藥一樣！

母 （也微笑）可不是嗎？

仲 媽……（欲說而說不出口）

母 什麼？你還是多躺一回，莫叫太倦了。我還是少和你說話好。（作起身狀）

仲 （拖母坐下）媽！我無聊的很，陪我談談吧。

母 （仍復坐下）我就怕你太累。

仲 我一點都不累。

母 不累，也得躺下。（逼他躺下，爲他蓋好被窩。）

仲 （一種又酸痛又甜蜜的情緒湧上心頭）媽，你以爲我還小得很哩！

母 二十歲了，也不算小。

仲 二十歲了，也不算小。（望着母親苦笑）

母 你發什麼傻呀？

仲 我不是已經二十二了嗎？

母 就說二十二吧。

仲 媽，你不覺得我大了嗎？

母 自己的兒子那會覺得大呀？可憐我的命根，就是你以爲大了要做什麼府吏，弄出這場大病！這回裝大裝得好呀！明兒好了，我也不許你去。家裏有的是錢，不希望你出去掙什麼。在我身邊侍奉一輩子也就夠了。

仲 男子漢大丈夫，那能一輩子株守家園，不出去做點事業！

母 事業也罷，祇要你常常在我身邊，讓我時時摸撫你這美髮，（又摸撫兒子的髮）這二十幾年來我無日不摸的美髮，我一生精力造出來的美髮，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仲 （一番說不出的又苦又甘的味兒哽咽在喉邊）……媽呀……我願人生永是如此……

可是……

母 人生自然永是如此！（完全誤解兒子的意思）誰敢來奪我的兒子去，我這獨一無雙的兒子！天老爺也沒有這樣沒眼睛。任誰來，我都得和他拼命。

仲 媽，你別誤會我的意思，我不是說我會死。

母 你是說什麼？

仲 我說兒女長大了，免不得要……

母 （哭聲）免不得要離開我嗎？這話怎麼出得你的口？你去了，我靠誰呵？那我真要和你自己拚命了！（不由的淚下如雨）

仲 媽，你這又來了！我那會離開你？我的意思是：兒女長大了，都各有各的前程，各有各的生命，各有各的興趣。

母 在我身邊，就荒廢你的前程嗎？就阻礙你的生命嗎？就妨害你的興趣嗎？你這兒子怎麼這樣說話！難道做娘的不該對你好嗎？難道……（怒形於色）

仲 （哀求）媽，媽，我求你息怒，我不說就是了，我不說……（忽然外面有說話聲）誰來了，請媽去看看。

母 （起身）怕是上屋裏的姥姥來看你了。我聽得說她要來看你。你快躺好！我的兒，不該對你生氣，弄得你急了。

仲 我不急，媽，你放心。

（這時一個十三四歲活潑伶俐的小女孩扶攙着一個一頭銀絲白髮，一身原色葛綢衣服，一團融

融和氣的老太太進來了。

母 姥姥，今天括的什麼南風，請進！

姥 我早就想來和你閒談一會，並且看看你的少爺。聽說他病的緊。（走近榻前）少爺，你現在可好些？

仲 謝謝，姥姥，我覺得好些。（掙起身致謝）

姥 好些，那就好了。可是容顏還不大好看。

母 可憐病了這麼多的日子了。小妹，扶姥姥坐在這榻上。（勛小妹扶姥姥坐在一小榻上，自己亦坐下。）

妹 媽媽，我去叫人拿茶來給姥姥喝，好吧？

母 好的，你去。還拿點橘子和栗子來給姥姥嚙茶。

姥 別費事！我們談談好了。

妹 不費事！（嫣然一笑纔出去）

姥 我老早就想來看看少爺的病，並且和你談談天。祇是這老身不中用了，不容易行動。你老人家真看得我們起。這是接都接不到的哩。我也是因為這兒子病了多時沒空來

拜望姥姥。

姥 莫是這樣講。家裏病了人還講客氣。

母 我們這一村就祇有姥姥年高德厚，配作滿村人的表率。我們晚輩原該多來親近。

姥 承你說得好。（向少爺）少爺，你到底什麼病？

仲 承姥姥畢念，我也不知什麼病。祇是精神萎靡不思飲食。這三個月來日日服藥，大夫也換了三四個，都拿不着症候。

母 這個孩子自小就多病。可是從沒有這樣大病過。

妹 （領使女捧茶菓入，擺在案上。）姥姥，請點。

母 沒有好點心，請點吧！（遞茶菓給姥姥）

姥 好，謝謝！（接茶菓）

妹 媽，園裏桃花開的茂盛，我去摘些來給哥哥吧！

仲 媽，我想和妹妹去到園裏頑頑。

姥 今日天氣好，出去頑頑不妨。

母 好吧，多穿件把衣服，這春寒最是襲人。

仲 好。（起身，拖着鞋子走到箱前，開箱取衣，不提防那件風袍和肚帶同時掉在地下，忙拾取，正欲收入，被姥姥看見。）

姥 這樣一件美袍誰做給你的？

母 蘭家送他過生日的。送給姥姥瞧。

（仲卿送風袍給姥姥瞧。）

母 （見肚帶吃驚）這帶兒那裏來的？

仲 （紫漲着臉）……是……也是……蘭家送來的。

母 我那天怎麼沒看見給我看看？（仲卿交帶給母親，母親見了，面有微愠色，卻同時極力制止。）

仲 那天摺在袋裏，媽怕略過了。

姥 給我看看。聽說蘭家小姐繡工好的了不得。（接着看）果然名不虛傳！（注意了仲卿的

又羞又喜的表情）蘭家小姐說是標致不過，正與少爺配得來！你看這是繡的鴛鴦戲水。

（細看）哦！這切像清池塘裏那對鴛鴦！你們將來也不就是這樣天生的一對！

（仲卿低下頭去，臉色緋紅。）

妹 哥哥，你趕快換衣呀，趁着天氣暖，等會冷了，你可不能久屯。

仲（趕緊由箱內取衣加上拔好鞋子）好，走罷！

母 小妹，你可要好好的招呼哥哥。別拖他爬假山上亭樓，太累他了可不是要事。

妹 好。我準的不許他。（望着哥哥頑憨的笑）

仲 少陪，姥姥。（二人欣然走出）

姥 好好頑去！（轉向焦母）你多好的福氣，生了這樣一對兒女！

母 承姥姥說的好！像姥姥纔是福氣哩！現在大孫少爺都有我這小兒這樣大了。

姥 不懂事的很！

母 聽說在府裏做大事哩！

姥 掙碗飯喫就是了。

母 也可憐姥姥辛苦了一大半世，纔得着這後半世的福享。

姥（微顫聲調）可不是嗎？我十九歲起就守節，守到這個年紀。生命也可真夠受了！（眼內

漾着一層酸辛淚）

母 這真可謂先苦後甜了。姥姥現在兒孫滿堂，真是再福氣沒有了。

姥 不曾親身沉到海底過的人，那知裏面的淒冷？你太太是有過幾分經驗了，自然能領會

我這幸福的代價了……其實痛苦不在守節，若是苦在我們這顆心沒有地方安放。

母 自然安放在你兒子身上呵！沒有兒子的守節，那自然是想像不到的痛苦了。

姥 自然，兒子小的時候，他的心裏還有你安放心兒的地方，也可說就祇夠你安放的地方。

可是他一天天長大了，心的容量也大了，先祇有母親這顆心放在裏面，他覺得太空虛了，定要有別的心插進去，塞得滿滿地他纔快樂哩！

母 （打一個寒噤）可是母親的這顆心總該占在中間呀！

姥 那可是應該的。不過四圍的東西把你圍擠起來也夠你不舒服的了。

母 姥姥說的太可怕了！

姥 也沒有什麼！好在這種痛苦，雖然夠受，可不久就有舒痛的良藥：等到孫兒出世了，我們的心就可以搬到孫兒的那片嫩柔心裏面去占個地位。

母 好！等到孫子長大了，別人又把你從他心裏擠出來！

姥 那時候年紀老了，一切也就淡漠了，還怕擠嗎？

母 你老人家的話可真令人寒心！

姥 我們生來做寡婦的人，就認定要把這苦杯飲到底。

母

姥姥（起初掩耳不聽，既而黯然淚下。）

姥

（老淚淋漓）我是過來人，你的悲傷我是懂得的。不過你要記得：後半世的福氣就是這樣掙來的呀！

母

姥姥……（繼續啜泣得拾不起頭來）……我的心是再不能搬家的……

姥

你別悲傷，人事總有一定的。聽天由命吧！況且我門守寡，一來爲丈夫承宗接後，二來爲暮年圖個旌表。我們所打的主意原是喫苦犧牲。所注重的原在遠大的地方。這心的問題自然祇好讓一步。我的一生的功績就在征服了這顆心。村口那座白石貞節牌坊就是我一生的心爲難的戰績。

母

姥姥，難道我們立志守節，就是有意要宰我們的心嗎？

姥

我的經驗是差不多如此。

母

我這十幾年來就祇覺得我的心由丈夫身上搬到兒子身上也還很安寧妥貼的……好在我這兒子年紀還輕，雖然事業方面扯了他一部分心思去了，卻仍沒有別的胡思亂想。噢！我此刻愁他的病還愁不了，還愁別的什麼！

姥

噢！他的病確嘗討厭。不過照我的觀察看來，他的病卻也不是險症。祇要他能多多的散

心也容易好。

母 姥姥，你看他不是癆病嗎？我祇怕在府裏做事太累了。

姥 不是，我看不是。

母 不是就好了。可是這樣拖下去也就……（外面忽然有人語聲）怕是他們來了。（起身去

看。使女領媒婆入。）呵！劉奶奶來了。請進。

媒 （與姥姥見禮）呵！姥姥也在這兒。這樣年高的人還能走人家，真好健旺！

姥 窮健呵！劉奶奶，你好？

媒 我們窮人家不總是這樣！（向焦母）太太府上福安少爺小姐那兒去了？

母 他們外面花園裏頑去了。劉奶奶，近來怎樣好？

媒 託福！聽說少爺這幾個月很欠安，現在可好些？

母 今天略好點，謝謝。

媒 蘭府也託我來慰問一聲，並且送上一些菓品，在外面等着，請太太清點收納。

母 那可太不敢當，請轉謝蘭府。

媒 （忽然瞥見肚帶）呵！那帶兒真美！（取在手內觀玩）是蘭芝小姐繡的嗎？噢！這不就是清